

# 牡蠣

一

低頭撈貝時，婦人望見自己的倒影，下意識地摸著眼下那顆米粒大的凸疣，赤紅略帶透明，像小小的凍瘡，只不過是南方的春末。

心養難熬，拿指甲摳出血，皮破流出黃血，就赤腳下海，濺起熾鹹海水戟刺著傷口，手裡一邊撈貝，心裡罵著。

算命師說婦人眼下鼻旁的痣剋夫，他躺在床上，酒癖發作時眼睫顫動如蠅翅，雞爪似的手狂舞著像要撕裂天空。她婆婆趕緊拉著到神廟裡拿香燒掉她的痣，糊了一臉香灰。沒有多久結疤掉落，透明得可以看見臉上青紫的血管蜿蜒，然後不知怎麼卻開始變成一顆疣？

疣漸漸腫大，她拿針去刺破，才點落皮，黃膿如蚯蚓般團團湧出，她聞到一陣腥臭，感到呼吸困難，鏡子裡的人臉好像被挖了一個洞，洞裡不斷湧出污血汪汪，臉色如鉛，灰硝難看。她隨便塗上雲南白藥，提著漁籃她還得出門去集中市場販賣牡蠣，在喊價的市場裡她是吃虧的，她又急又氣的揮舞手臂，跳上跳下的精瘦身影像隻被燙傷的螞蚱。但是她總是被欺侮，賣出去的牡蠣價錢遠比其他人低賤，竟然無力抵抗，人們強盜一樣將她辛苦捕撈去殼的牡蠣整籃的扛走。

撈起貝，她跨上丈夫騎了幾十年的野狼 126。

這身體，和跨下掌控的機器，都已在逐漸耗損……她想到她的身體，三十五年的車了，它的外表生了鏽，用機油勉強的抵抗海風的蝕蝕，靜脈屈張的血管是到處跋涉的結果，車漆仍是暗紅豬肝色，但是柔軟的上部椅墊已經有了妊娠紋，白曬雨淋後變得萎縮出一道道的皮紋，但是下部依然靈活柔軟，變速、輪胎、水箱、線路、發電電瓶等，保養得很好，車子的生命動能在下部、在內部，不在外表，尤其她的馬達震動得最有效率……她頗為滿意地嘴邊晾起一幅微笑，背起剛撈上的牡蠣貝，發動油路激盪著的血管，朝家而行。

一回家她看見婆婆挨著丈夫的胸膛睡覺，蓬亂的灰髮散開直垂到地上，丈夫宿醉睡得滿頭大汗，他們剛啃完的魚刺丟得遍地都是，黃綠蒼蠅像喝醉酒似的撞過頭臉低飛，滿室的腥臭。她把牡蠣貝泡在鹽水裡讓它們吐沙，將幾天吃的牡蠣殼鑽洞串起來，掛在簷邊在風中旋轉，珍珠色的殼內透出耀眼的色澤，彷彿晨星之光。

天漸漸亮起，她點了把香，朝廳堂正中的關帝君和祖先牌位上香祭拜。婆婆不知什麼時候無聲無息的來到身後，扁似鏽刀的聲音：「莫說我的歹話！」把她嚇了一大跳。

手上的香折斷了。

二

婆婆身上住著一個荒寒的古蹟。她賴以生存的是神廟的空氣，氳氳而沉緩，十八世紀如此、二十世

紀也如此，經過幾百年她不過增加了幾道皺紋與腐牙，在月爛星沈的廟宇下駭聲雞笑著。她很早就守了寡，丈夫在一個颱風夜出去喝花酒，回家時卻失足掉進大河溝裡給淹死，風雨過後隨著暴漲的河水流到海口的地方被發現，從前人稱為黑狗兄的丈夫一下子成了隻腫脹的大河豚，警察要她去認屍，她呆呆地站在河堤上看著丈夫的變形的身子，變形的臉，熾熱的陽光下傳來腐魚似的惡臭，她沒有任何反應，殺了幾十年的魚，她沒想到自己的丈夫會那樣直挺挺的像條待宰的肥肚魚那樣腆著向她，死魚般的眼睛半開不闔的盯著她，如果……她當時真的那樣衝動想著：如果當時她手上有把刀，她會毫不遲疑把他剖腹掏腸，割肉剔骨……販魚婦的熱極而流的刀口下的魚。

她沒有多少心肝。

丈夫死後她不讓兒子吃魚，但是兒子呼吸著海風成長，照樣貪腥渴欲的，她想著該要為自己的兒子找一個女人，僅僅只需要一個女人的身體，不要有女人的靈魂、女人的脾氣，他和他需要的只是一個能夠工作和洩慾的身體而已。

### 三

她喜愛吃牡蠣，他載運這些海鮮上山販售時，她總排開人群一渴如就地拿著網羅擠到牡蠣籃子前面，伸手去拿那一顆顆癩刺粗糙的硬殼，她仔細觀察殼的外型和殼嘴，近乎研究般的眼光伸手撫觸硬殼不規則的凸野脊梁，貝蒂相連的地方是否有裂縫？只要有一絲裂縫，牡蠣的生命就受到污染，潮水中的群菌、浪帶灰沙侵蝕它軟弱的肉床，那就無法是可以生嘗的新鮮；她又用力聞了聞，閉起眼睛仔細品味那海潮

的香，從未看過海的她是以來想念著海洋，即使是魚販身上那種被摻雜著土地與人汗的味道，她也能從那些複雜的氣味裡，抽絲剝繭的靈敏辨識出那一絲絲完全屬於海洋純粹的芳香，這香氣就足以讓她想像自己擁有海洋般澎湃青春的力量，所到之處就能化成春天。

她張開眼睛，看著牡蠣貝，看著那貝上的環紋與眼光前方那個吆喝的男人，她的眼光奇敏地被婆婆攔住，婆婆走過來，臉上秘著詭笑，將網羅裡幾顆大又美的牡蠣裝進她的網籃裡，他對她豎起大拇指，意思說：這牡蠣好！她有點好笑，自己又不是聽不到，不過隨即想到自己比畫手語時的模樣，馬上感到一陣退縮。他接著又指指她的胸脯，豎起拇指。她有點糊塗，魚販接過她的籃子，輕輕觸摸到自己的手，她嚇了一跳縮回，魚販眼睛裡藏著亮亮跳動的小火苗……她頓時感到心神不屬。

「阿米雅她是個啞狗查某……小漢時暈眠，嘴巴張開，竟然被毒蜘蛛咬到舌頭，趕緊拿剪刀剪去一截，結果變成啞狗。」族長對魚販的母親解釋著。

「啞狗好，查某最驚雜嘴，不曉說話好……你們的查某仔生這麼多，每個長得都不錯，胸坎肉墩墩的，阮子甲意。聘金三萬，怎樣？」魚販的母親精明的盯著族長的眼睛，寒射出冷光。

「……」族長摸著他下頷稀疏的白鬚鬚，遲疑了好一會兒：「好吧。一個啞狗囡仔有人要就不錯了，你們要好好對待阿米雅。」

走出山上的部落，她終於看到從未見過的海洋，但是那是一片又一片的海邊的鱼塢，魚塢裡有很多的海產，當然也有牡蠣。

初夜的那天晚上他讓她吃了許多牡蠣，他甚至準備了精心調製的壺底油膏讓她佐配。她撬開牡蠣殼，出現了珍珠般光澤的肉，肉唇口軟綿綿的滲出香液，柔滑脂鮮，她舌頭下像是不斷湧出蜜和奶，吞嚥不

完的唾液充滿她的口井，她輕輕的碰觸那肉，還活著，它羞怯地顫動充滿黏液的唇口，喔，那陣芳香更加濃郁如雲，她捧著那透著珍珠光的貝葉傾倒一點，濃鮮的汁液她「簌地」一聲吸入口中，或許是充滿鐵質的緣故，嘴裡充滿一種獨特的腥銀味道，如果生銀可以融化成液體的話，一定就是那種滋味。然後將它細細地挖掘出來，從根蒂處拔起時，她心疼地依稀可以聽見它的呼痛，迫不及待地將牡蠣肉送到嘴裡，它似乎不肯安分地在口內滑動，碰觸到的每一顆味蕾敏感地站起來，它就要順勢滑入喉嚨直下食道，那怎麼可以？她由著短了一截的舌頭滾弄那軟綿綿的肉，直到口腔滿被甜液覆蓋，她想，就是這時候了！毫不遲疑地將它咬裂，就是那種快感，更甜美的汁液幾乎如瀑布洩堤般噴湧而出，而軟甜的肉充滿彈性咀嚼於口齒之間似乎如橡皮般永不縮減……在萬般捨不得之下吞嚥了它，她才稍微止息了心目中那股熊烈的慾望，跟著又一次一次的從撬開牡蠣殼起……

她的丈夫也一次又一次的在她屈張的雙腿之下遂願了自己身體的慾望。

#### 四

再過兩天就是大廟會的日子，婆婆還一面支使她想辦法賺錢好忙著趕辦祭拜的牲品四果。像一部不能歇止的幫浦，機器一樣任勞任怨的不斷工作，婆婆卻惡意的對鄰人形容她是：只要有牡蠣吃、有丈夫睡就好了的女人。

她感到羞辱，但是沒有人懂她的手語，所以從來沒有能夠申辯的機會。這幾年來，發生了許多事，首先是寒害，讓他們的虱目魚凍死、其次是水災，恰好流失大半剛下的石鯽、白帶魚苗，春季嘗試養殖

的白鯧不知怎麼染了病菌，一條條的魚翻肚浮在水面上，滿池子腥腐的惡臭，唯一沒事的只剩下牡蠣池了。每一個魚塭出了事就荒廢下來，連續幾年，她的丈夫惱火得不再再養魚，他寧可出去跑船，婆婆打了她出氣，把全部的罪推到她身上，都是她嫁來之後帶來衰鬼霉運，甚至懷疑是她下的毒，不然何至於她就喜歡的牡蠣沒事？她可以把剩下的魚塭賣了，靠著那些錢可以過幾年。丈夫被婆婆煽動了，他原本對她只有肉體上的溫存，現在連這點溫存都變成粗魯，在生活上也徹底成了無所事事的酒鬼窩囊廢，成天不是晃蕩在廟廣場前與人賭博喝酒、就是躺在床上或者騎在她的身上遂欲。婆婆不斷支使她工作，並且密切觀察他們的房事，大聲喊娶到的是無卵婆娘，男人下了那麼多種卻連個耐大的子也生不出來！她不知道婆婆到底要什麼？婆婆想方設法離間他們，她恨她自己不能說話，任她把手揮舞得像隻憤怒的大螃蟹，不住以肢體解釋自己的心聲和冤屈，但是她的婆婆蝦彎著背，悄悄挨近丈夫的耳邊邪邪竊笑的神態，她就知道了。

丈夫和婆婆恰正是狼與狼，他們正在壓榨她的勞力與情慾，他們對她沒有感情。

婆婆在蒼灰的夜色裡回時的腳步特別輕盈，嘴裡叨叨唸著土地祠的土地婆給了好姻緣什麼的話。然後一聲不響的躲進丈夫的帳子裡搖醒酒醉的他，望見她在門外起身咧咧罵著：「看啥？不趕快去煮飯，老娘餓了。」碰地一聲將門重重的拴鎖上。她覺得奇怪，走近婆婆平時窺探他們的牆角，將磚塊卸一點出來，她看見婆婆在燈下給丈夫看照片……

「安怎？比你那個啞狗某水吧？屁股圓得親像十五的月娘，保障你生後生。伊家查某仔八個，輕采說定聘金五萬就好了。」

「阿米雅怎麼辦？」

「叫伊離婚伊絕不肯，啞狗又孵不出個卵，不能怪阮們。我和草子孀參詳過，將伊賣給海邊茶室，就是瓦寮戶了。」

「不要，對伊太無情。我叫伊離婚，不過伊還是住在厝裡。」

「肖仔！你要俚小姐怎堪委屈？不管，反正要伊走，輕采都好。」

她絕想不到是於她那樣關係嚴重的事，激動得全身發顫。她似乎能夠聽見自己胸口裡的憤怒與恨意爆炸又爆炸的聲音。

晚飯過後她和丈夫照例要吃生牡蠣、喝酒，她把冰在水裡的牡蠣撈出十個，拿著一把尖鑽。她已經吃成了精，肚胃也從不鬧事。吃牡蠣也要懂得它，最平常的細縫往往是靠近貝蒂相連的地方，密閉的殼緣她拿在空中比對，馬上找出那虛虛的縫眼，毫不猶疑刺進去，殼縫流出腥水，落下粗糙如礁石的殼緣迅速扳開，牡蠣肉亮澄澄現出濕潤的羞怯，丈夫紅了眼睛從她手上奪過來，拿叉子挑、刨、拉、送，直接且貪婪，毫無憐香惜玉細品姿態。她總是看著牡蠣肉心疼著，那像極了女性的陰腔的柔軟東西，而它似乎也能夠帶給感官與身體某種神秘的體燥與熱力，餵養慾望滿溢肥美……她照例吃他剩下的牡蠣肉蒂，也就因為只剩下那麼一點，她特別珍惜的挖掘殘餘的肉末，似乎是使食物完全殆盡的無所後悔，在丈夫再度撲在她身上、蒙起她的眼睛，在她的嘴裡留有牡蠣最後分泌的芳美體液後，她頓覺所謂「夫妻」那份無常。

婆婆要她廟會時候待在家中，婆婆她必得去參加這一年一次盛大的廟會。當天丈夫也要出席跳鼓陣、抬神轎。

「你的臉上長這樣難看的疔，對神不敬，別去。」

她幫著將牲品水果等搬上車，發現自己皸乾黝繭的手震顫著，拿不穩的幾個蘋果滾下地，她趕緊屈著腰撿拾，低頭一眼望出去海邊的地陰濕著青灰，整個地脈橫裂，這不是溽夏的天氣，體內卻像是生了個暢旺的火爐，額角裡沁出的汗成串滴落，好想大喊，張開嘴看見自己短了一截的舌頭，怔怔打從眼眶迸出一行眼淚……

丈夫叫她：「阿母、阿米雅，我先駛車過去廟裡準備。阿米雅你等一下載阿母去，知否？」

她趕緊抹去臉上的淚，含笑揮手。婆婆站在陰暗的屋簷下生鏽似的鑼聲作喊：「攔站在日頭底下發什麼呆？牲品是裝好了沒有？」

她木然的踱回屋內，看到門前水桶裡浸著的牡蠣……自己的舌頭沒有殼可以保護，它也軟如蚶肉……她應該是被疼惜的。婆婆整頓好跨上車，雞爪一樣的手重重鉗住她的腰際，全身遍起雞皮疙瘩，她踩踏丈夫古舊的野狼 125，慢慢的朝廟場去。……從後照鏡瞄見婆婆的臉孔，她戴著一頂棕色的草帽，穿一件赭黃色骯髒的外衣，養魚的人家慣常的魚腥味終年也洗不盡，婆婆那渾皺的臉猶如一張乾腐的橘皮，但是眼睛卻出奇的精亮，笑起來的時候眼睛偏偏是不動的，使人懷疑她的情緒真假？現在婆婆偶然死盯著她的後頸的眼光像一把尖銳的利鑽，她莫名地覺得不安，婆婆卻在身後吐著涼氣：



「廟到了，衰萎人不能進去。妳好轉回去顧厝。」

婆婆手忙腳亂的拿了牲果提籃急急下車，推著她的背迫不及待的要她回家。她轉了車停下來一會兒，為什麼這樣大的廟祭她要錯過？她也想向媽祖娘娘討個吉利、許個願、向註生娘娘要個囡仔。她將車停在附近巷腳，決定要混入人群看看廟會。

善男信女們準備了一長排供品依序放在廟前廣場的供桌上，前頭正中一隻肥大的甫死豬公，半垂閉的眼睛早散了神，塌著一顆渾厚腦袋趴在桌上，散發著那種濃厚死獸的味道。四周堆滿了金紙糊的元寶，前方是巨大的燃火的香爐，映照著正堂裡低眉善目的媽祖娘娘一臉烘紅，蒼黑的臉上依稀看得見黑色斑落的漆凝成的灰塵淚珠，似乎悲憫眾生而淌落的慈悲。

她咚地一聲跪在人叢中，捻著供應的香，喃喃祈求她的丈夫和自己平安，也祈求能夠懷上一胎……外面的廣場沙啦啦咚咚隆隆響起鼓聲鑼聲，她從人群裡擠出來，一眼看見自己碩壯的丈夫扛著遠境而來的他方媽祖駕到，人群裡呼喝，就要展開一段跳鼓陣。

她瞥見自己的婆婆在前方不遠，趕緊躲往外面。正午的炎熱的日頭似乎要銷鎔她的每一吋肌膚，人、汗、香塵……煙霧瀰漫中恍惚不是人間，又明明是紅塵。丈夫和一群壯漢踏莎踏莎，嘿呵嘿呵韻律聲聲喊成一條歌，腳下沿著乙字型舞動，額頭扎著的汗巾仍然止不住汗不斷的滴下來……神轎裡那遠從他方來的媽祖顯然有著較為粉赭的青春的臉孔，頭上的珠冠跳得厲害，彷彿是禁不住要舞躍而起，全身披掛著紅色彩巾，固定在神輦上，由著抬轎人震個不停，她忍不住笑出來，來作客的媽祖娘娘臉上的微笑使神像似乎變成了一個歡慶的女顏，那樣秘密的笑著。

她也帶著那微笑騎車回家。沿著她熟悉的土隴的路，家門前籬笆的門開著？她莫不會忘了關門吧，

心裡這樣懷疑著，一路將車直接騎進屋前空地，摘下斗笠，出了一身汗，她撈起門口水桶裡的一顆牡蠣，想著要慰勞自己一下，門前的板門虛掩著，沒鎖？難道婆婆已經先她一步回來了？她才跨進門檻，門後一隻毛絨絨的手搗上她的臉，另隻手就粗魯地往她的胸脯子揉擠揉擠，她一嚇把牡蠣往後面的人重重的一磕！牡蠣那粗銳的殼劃過人臉——

「啊——」

那個男人低吼一聲，她回過頭看見那人臉上罩著女人穿的絲襪，眼角的地方滲出血，面孔一片迷朦，男人粗壯的胳膊往自己的頭頸劈來的時候，她只依稀聽見牡蠣掉到地上的聲音……

恍惚間，她聽到一陣刺耳的格格雜笑，全身痛楚難當，馬上意識到自己，嚇得坐起來，躺在凌亂的床上全身光溜溜的到處是瘀傷，她挪動身軀，好痛！往下一看，竟然幾處肉破血流……婆婆鏽刀似聲音斷斷續續的傳進來：「……怎麼樣？……不錯，肉墩墩的……唉呀，臉上的疣不要緊，會好會好……價錢……啞狗唔知，放心，我們那個啞狗也不哮……帶到台北？……這樣更好，呀呀呀……」

床側衣櫃的鑲鏡上有個人在看她，她緩緩的轉過頭，一個鼻青臉腫的女人臉上的疣腫如鵝蛋，皮破的地方爬著膿液有如條條黃色蚯蚓。

「呀——呀——呀——」她張大了口，拿起身旁的梳子往鏡子擲去，匡啷啷！醜陋的女人成千上百隻眼睛看著她……

廟會回來後的丈夫對她特別好，躺在床上那幾天，丈夫天天剝牡蠣餵她吃，然而她像是傻了。他是知道的。他是知道的！！

多年來，她忘了什麼是聲音。

她想起自己與丈夫從未有過「交談」，他們之間的交談是身體慾望的溝通，永遠她是單向的、默默接受的、無語的那一方。沒有了舌頭就沒有了靈魂嗎？沒有聲音，再龐大的身軀、再微妙的感情，人們看到的是一「沈默」一「無語」，也就意同隱形或刻意隱形了她。

對她來說，認識世界，需要的不是言語，而是心。

她知道，人們對她的殘廢的看待，是眉眼間透露短暫的、做作的同情，但實際上卻是：「還好，老天保佑，我沒有這啞巴女人的不幸！」又或者避免去正視她，彷彿生為一個正常的人在她的面前是個罪過一樣。又或者與她過份熱絡的談笑，為了掩飾他們內心的那種惶恐，不停告訴自己：「把她當一般人！把她當正常人！」反而暴露了視她為異類的心理。

她知道。

小時候她唯一看過的一本殘破的童話書「小美人魚」——她叫它「失去聲音的小美人魚」，她最喜歡的童話。小美人魚犧牲了聲音來換取人的雙腳，去追求她的愛情，然而失語的小美人魚卻無法制止他人的謊言，她讓自己的愛一去不返，寧願看著錯失的愛情，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成全她愛情的理想。這個故事太震撼她的心，她以為崇高的愛情就是犧牲。阿米雅她也幻想自己的犧牲能換得一種崇高、一種自我催眠的偉大，現在她呆看著天花板，想起過去，忽然發現自己鑄成自己的大錯！她沒有那麼多偉大的犧牲情操，因為她是多麼自卑，多麼需要疼愛，多麼需要被肯定……

可是，丈夫與她的「對話」是直接的，當他暴怒、不安時，解下褲帶拖她上床，不問她的感受，騎在身上癩狂馬亂、臊汗涔涔，洩在體內，頓時消了氣，俯在她的頸邊大聲喘息——那時，她木然想著，他對她說了話了！他今天脾氣很壞。但，也有那麼幾次，那也是屈指可數的幾次溫存裡，他忽然想起要好好疼愛她時，他會吻她，當她是一條難得捕獲的石斑一樣，閃亮光滑的魚身，捨不得馬上吃它，要嗅一嗅、吻一吻，估量它的重量與美味，目視它奪目的美麗，然後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將它撕裂、將它吞噬、將它一點一點的裹腹，如同享用了一頓美食。她想，他對她說話了！他說我愛妳。就像吃一條魚。淚流滿面。

可是她慢慢的無從抗拒自己身體對慾望的渴求，也就慢慢的失去對話。

她從來無法回答、無從申辯，沒有了聲音、也喪失身體的自主。

那是他們的「話語」。

## 七

她不吃不喝好多天，婆婆漸漸的心虛，找醫生到家裡來看她，醫生拿著一支小手電筒，撐開她的眼皮，強光照進，本能似的瞳孔閃躲眼皮顫動淚水滿溢，她知道自己沒死沒瘋，但是又有什麼兩樣？

婆婆的惡膽因為心虛更加橫厲，

「妳以為裝癡裝肖，阮就對你沒法度？可以活動就起來做事，只知道裝病偷懶……」

她看著婆婆，佝僂的背脊後從底心流出一股酸澈入骨的流液，她的手腳可以動了，她是應該做事了。丈夫幾天以來去魚池摘牡蠣，運到市場販賣，卻臨到晚上十點才回來，通身粉味酒味，一回來就開始坐下生吃牡蠣喝酒，勞煩的神情連她都覺得不對勁，像是有滿腹的話想對她說卻說不出口，他想將牡蠣剩的餘肉仔細剔下來留給她，但是酒精使他的手早已不靈活，兩人相對時向來默然，但他突然對她說：

「阿米雅，妳……辛苦了。」

她呆望著他的臉，那從沒有過的溫柔的話！

他臉上癢痕紋路中刻畫著神傷，眼睛透露出不能忍的柔光，她的丈夫！即使沒有情深意重的感情，也相互依賴走過了八年時光，她是個出身卑微的山地啞狗女，還能冀求什麼？這縮小又縮小的自尊，活像泡了鹽就消失的蛞蝓，繃緊身上每一吋肌肉舞動雙手，姿態誇張、表情誇大，她的一話一說得很大聲，人們卻視若不見，當她是個笑話。

她隱忍、遲鈍、沒有感覺。低著頭去做事、做個可以讓丈夫滿足肉欲的妻子、做個面對婆婆冷嘲熱諷時沒有耳朵的人、做個任人擺佈的俎上魚肉？……她下意識摸摸臉上，疣已經結了痂，一個多月來不敢看鏡子，醜陋會毀了一個女人，現在她知道毀滅就等在前方了。

為了媽祖娘娘再度的遶境之巡，晨間丈夫早早出去，一整天都將忙碌著。婆婆還在睡，她送走丈夫後將泡在水桶中的牡蠣一顆顆全部撈出來，二十個，是兩天的份，她開始坐在桌前進行她的牡蠣大餐。牡蠣水淩淩的肉顫動在嘴裡，和舌頭交舞，這肥美的東西總是使她的身體莫名的充滿精力，牡蠣潮腥的味道和著大蒜的氣味辣進她的胸腔、肚腹，通體生漫起的怒火炯炯燒亮她的眼睛，吞下最後一顆牡蠣時，她走向婆婆的房裡。

提起老婦的胸坎時，手裡的重量不過比山鼠多個幾斤，老婦放聲銳叫，手裡的黏鼠紙當頭貼上，遮住口鼻，沒遮住眼睛，圓睜睜充滿血絲煞亮出青光，嚇！

老婦開始揮舞手臂、踢蹬瘦條條晃腳，出奇的大力氣將她踹倒在地，老婦排山倒海一跨騎上她的背，粗皮雞爪抓住她的下頷，往上一提，脆弱咽喉哽住空氣使肺腔湧來凶猛濁氣，大咳，卻發現咳不出來，雞爪似的手緊鎖住喉頭，臉色逐次脹紅如熟蟹，驚亂中抓住木製高凳，往後用力一拋……

「啊——」淒厲尖叫，她順勢趕緊爬起，眼見老婦滿頭臉的血，仍舊惡狠狠看著她，用力撕掉臉上的黏鼠紙，鼻頭臉皮揭起一大片皮膜，跟著血緩緩沿著殘留臉皮上的黑膠網絲，好像爬了一隻大黑蜘蛛，迸裂的細胞擴散成滿面怒容，瘋狼一般向她撲來……免起鵲落，她跳向床旁，吐出呼呼熱氣，來不及歇兩口，她又上前扯住老婦頭髮，頭髮撲一亂，飛散成千萬縷灰雲似的鋼絲，刺刺扎著眼睛皮膚，彷彿毒生的葷類在身上植根侵蝕，雞皮疙瘩豎立如針。老婦撈起頭髮時不知何時手上多了一根髮釵，不顧一切前仆後繼，往她的小腿上用力刺去，血噴泉一柱，爬向門外，匆惶裡看到散落的頭髮，咬牙嗯地一聲用力一拉，老婦嚎叫的聲音如燙死前的雞鳴。看見地上是吃剩的牡蠣殼，她張臂一攏，攏進許多個殼質粗刮的牡蠣殼，當作武器，她站起身，老婦就在眼前矮下去，她扯掉她許多頭髮，老婦身上到處是摩擦的血痕，可怖的臉上血絲斑斑，汗濕混著血的頭髮一條一條糊在臉上，體無完膚，駭異著兩人打鬥的慘狀。她聽見自己呼呼喘氣的聲音，那聲音忽然使自己也發寒，她要賣了她，這個狼心狗肺的老婦設計人來強暴她還要將她賣入火坑！推倒老婦的姿態猶如撼動一扇千斤門，那個狼狠的身體直直飛了出去，手上的牡蠣殼滴落汁液，散發鐵鏽似的味道，黏糊糊的血也迸現滿手的腥臊，老婦張口呼叫，她湊進她的臉……

「啊！」驚呼平空斷裂，她滿嘴的血，吐出去的那一塊血肉，軟軟的像醃紅的韌牡蠣。

天光清亮地反射在簷前的牡蠣殼，滿室的亮銀銀的珍珠光。

過午後來了個男人，男人左眼包著塊紗布，踏進屋子裡，屋內井然，只是水門汀地上水痕未乾，踩了一腳的水，隱隱聞見有股鐵腥味，他粗喊著：「賣魚婆，我來帶佢。」

她精疲力盡躺在床上，一聽那個聲音，攏攏頭髮拿袖擦拭嘴臉，挺身坐起。  
是他！

婆婆已經昏倒在床上，她硬著頭皮出去。

他看著她從房門裡走出來的眼光，野狼陰笑著狡猾，舌頭不由自主地舔濕慣嚼檳榔的猩紅雙唇，那個飽滿的身體活繃亂跳像條大鱸魚，除了臉上那顆噁心的疣，渾身的肉都緊裹著刺激，尤其那奇異的陰腔，據說嗜吃牡蠣，以致特別的柔滑，沒有產過囡仔的甬道更加緊致富有彈性，一整個粉紅大牡蠣！

顫著手沖茶，把年前丈夫拿到魚池裡消毒的藥從廚房埋塵的角落拿出來，加了幾注在茶水裡，端出去，放在那個男人面前，男人渴了，一仰頭喝光，邪邪笑著：「妳阿母呢？」

她比手劃腳著：「呀，呀，呀。」

「出去？拜拜是吧？」他笑著靠近，趁機用力抓她的臀部，她踉蹌倒退。

「沒關係，我錢已經給她了。你乖乖跟著走，車子停在外面，來，妳乖乖的，跟我走。」他站起身準備要抓她。

逃往門外，失了主意，隨手扯下簷前掛著那一串串牡蠣殼風鈴，在空中舞著大旋，那男人跑出來時嘴角斜著笑，她一陣風一樣把殼往他身上甩去，低身、躲下，他拉住女人拿來當武器的蠢東西，攆在地上。現在，手無寸鐵，她要認輸了嗎？和婆婆那一場，早已耗盡體力，難道就不免要淪落到被賣的地步？忽然，他「咚」地一聲，跪下地。

「呃——！」

男人低下身緊抱著肚子直不起來，額角上慢慢沁出一行一行的汗珠，她呆看著他痛苦的神情，那毒藥，奏效了。

男人在地上打滾起來，連聲叫罵，爬在地上如一隻斷足的大蜥蜴，她鼓起勇氣在他身上踹了又踹，他爬上車，車子幾乎要撞倒籬笆歪歪斜斜衝出去……

「呵、呵、呵」

乾笑的聲音，難聽，但她還是忍不住乾笑……

不遠處響起連天喜悅的鞭炮聲，那景象，是一簇又一簇的人叢裡，媽祖的神輦上下跳動著，媽祖娘娘臉上的微笑便那樣隱密地晃蕩晃蕩，煙塵衝上天空好幾百尺。這是紅塵。



整個鄰里很快傳遍了這樁事。

臨暮時夕陽曬在庭前的光輝，幾乎就是灑了盆狗血一樣鮮紅，屋內閃閃亮亮的血乾了，復又融化了，她望著這安靜的瞬間，太壯麗的豔紅的霞光，塗抹厚重虹彩都快使人窒息，但是對於她，忽然有了一種奇妙的幸福感充盈，夕陽熱情的面目當頭照著她，如紅光滿面的媽祖娘娘……沈默在魚水盡頭的餘暉，隨著警車的到來而淹逝，她閉上眼睛，躺臥在血跡斑斑的地上，終於可以休息。

婆婆的舌頭現在泡在一瓶高粱酒裡，發了白，舌苔絲絲如蟬蛻。一條死舌頭，一塊死去的肉牡蠣。

雖失了聲音，婆婆卻更吵鬧，不住撒潑，空蕩蕩的屋子裡長長的嚎叫，成了鄰里茶餘飯後隨口嫌罵的題材。

婆婆也漸漸無語，而彷彿成了失心瘋，牆角還凌亂擺著她從廟會回來沒收拾的香具沈香，一個紅紙符上她婆婆抽到的下下籤：「惡行橫生報應急，莫怪洪天起怨嗔」。婆婆不停地細唸著什麼，但都只成了一連串呀呀的聲音，凌亂的頭髮和一身鼠灰的衫褲，空氣中感覺到她的臭氣，遊移在屋內屋外，無所適從，像一個人魂。

阿米雅躺了半個月，丈夫照顧兩個女人，倒也沒有怨言。半個月沒曬沒工作，她臉上的疣疤只變成一塊淡淡粉紅色的膜，不久也脫落了，更令人驚喜的是她有身了，這使得丈夫喜出望外，幾乎拿她當媽祖娘娘服侍，人們再見到她時，誇說她的水，心中的坦蕩蕩也別有一番勝利後的淡泊了。

然而她仍舊哀戚。

阿米雅坐在門前剔牡蠣肉，丈夫穿著塑膠雨鞋的腳從身後走來，渾沌的腳步聲中有種踏實。他的手放在她的肩上，有點沈，濃濃的腥味，溫厚地透過鼻翼直達迷醉的腦神經穿孔過隙。她這才覺得她總算是他的人。

「今天月亮出來得早。」

「嗯。」阿米雅默默點頭。

兩人並肩走向魚田，草帽下的臉有著牡蠣的氣味以及朦朧的光和影子，丈夫有時會回頭看她，她偶爾假裝滑跤，丈夫忙轉身拉手扶腰一起走，還是無語的夫妻，卻交談得更多了。

阿米雅有時會想到那不多久前所發生的一切，像做了一個又一個的惡夢，現在也仍還在夢中，舌頭，短到無法發聲的器官，是從來也沒有賦予她真正的生命吧？

她想起約莫可以上學的那年，家裡還當作沒這回事，除了男孩，對於女孩是否上學，大家並不在意，一直到政府派人到家裡勸導，同意負擔學費，幫助原住民的教育，於是八個女孩突然之間站成一排，讓勸導的人一時吃了一驚，一個一個問了年紀安排，問到她時，才曉得是啞巴，他搔了搔頭說：「若是這個，就不勉強」。她一聽之下傻了，姊妹中她總被誇聰明的，一時之間充滿了憤怒，等那人前腳出了門，她跟著後腳追出去，拉著他的衣袂呀呀叫個不停，她想告訴他：「我想上學，我想上學。」接著哭了，她想，那真是一場動容的戲，她哭得彷彿世界上只有那人會同情她，甚至她做出了自己想都沒想過的事情，她竟然向他下跪，指著口裡短了一截的舌頭，然後敲敲腦袋瓜比了大拇指，淚水一顆一顆偌大滾珠，仰頭看著熾熱的陽光下那人陰暗的臉，他沈默了一會兒，從磨脫了點皮的黑色皮包裡抽出文件，填了張紅單，

交給她，他說：「你起來吧。」她感到莫大的恩典，站起來又跪下去，她向他磕頭！

可是那事後變成磨滅不掉的記憶，父母打了她，認為向他人拜託讓自己的上學是極可恥的事，別的姊妹是人家來請，你是去向人下跪！」不過這個恥辱在往後她總是拿了第一名的獎狀回來後，他們便無語了，偶爾嫌棄著：「養豬豬不肥，肥到狗身上去了。」她的理想在上完了中學就正式告終了。

什麼時候，她成了沒有生命力、沒有個性的女人？而其實，那一切並沒有太深刻的感傷，回憶有點像吸食牡蠣一樣，清涼地滑過喉嚨，只剩下涼腥，日出日落照樣，沒了舌頭讓她沒有了思考，忽然覺出一種空虛感時，似乎也不再有太多恨悔追咎。

偶爾經過學校，她會悄悄溜進去，墨綠色的黑板和穿著卡其色制服的學生，黑板上可愛的注音符號，朗朗的童音，小孩子純真的眼神，她忽然好懷念，她的孩子將來也要上學呵，她趕回家挪出放在床底她的陪嫁木籠，有個小木箱底還壓著她小時候的作業簿，萬分疼惜拿出來拍去灰塵，還有一股令人懷念淡淡的「小天使鉛筆香」，滿滿的全部是一百分，她上台領獎時呀呀的笑，只有一篇例外！她深深記得，老師要她寫「舌」字，她不由自主把口寫成日，成了九十九分，那唯一不完美的成績，不過她不後悔故意寫錯。

唯一的記憶。

她的童年。

婆婆探首探腦地溜進廚房，不知道要找些什麼？丈夫拉著她去看醫生，說是老人痴呆症，眼見著她駝著背站在燈下，羸羸的、細瘦的身影，眼角糊了層黃兮兮的眼屎，她的面目不再明顯，此刻的她早已是顆死去的牡蠣，剝開了醜陋的外殼，裹在死亡裡的一灘灰綠暗肉，張嘴流涎。

她見她的樣子，失聲痛哭起來。

此後，每個黃昏，她總牽著老人的手去散步。除了那一天，她在房裡生下了一個男孩以後。

簷外掛著的的牡蠣殼串，一面是長相醜陋的外殼，一面是珍珠色的燦爛內在，輝映夕色時，幾百個紅太陽笑著，紅太陽中也有她的身影。

她無聲看著著這一切，發了會兒呆，隱約聽見孩子的哭聲，回過頭，歪著嘴斜著身子的老人以僵硬的姿勢抱著嬰兒，那灰灰的眼睛裡有一絲憐憫，還有十分的懺悔……她以原諒的微笑接過孩子，讓他輕輕吸吮飽漲的乳房，她的婆婆一顛一顛的拿過浸在水中牡蠣，那鑽石輕輕一頂，牡蠣就堂堂地呈現它的晶華內在，她將牡蠣遞到她的嘴邊，張口吞下，品味那鹹、腥、甜……

那是瞭然無聲的時刻。